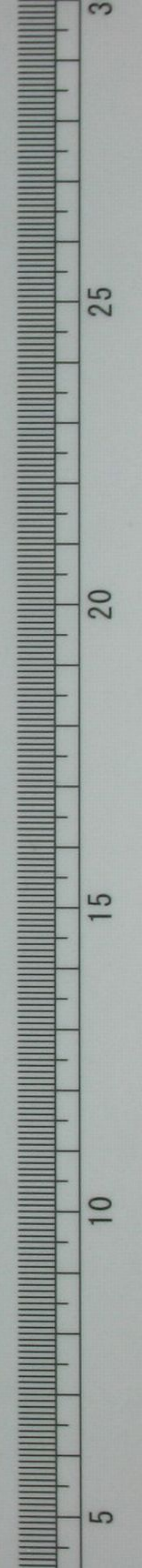




夜航詩話

四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73
4



文庫 17  
W173  
4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善唐氏寄

010185193468

夜航詩話卷之四

伊勢津阪孝緯君裕著

男達有功校

詩人動為妄語處富有而言窮愁居鄉里而言羈旅不老曰老無病曰病流淚斷腸等字皆輕用之何其孟浪也明鄭善夫詩專做少陵林貞恒訛之曰時非天寶地遠拾遺徒託于悲哀激越之音可謂無病而呻矣施及後世此弊尤甚清人沈歸愚曰點染風花何妨少為失實若小小送別而動欲沾巾聊作旅人而便云萬里登陟培塿比擬華嵩偶遇庸人頌言良

哲以至本居泉石更懷避世之思業處歡娛忽作窮途之哭準此立言皆爲失體記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本乎志以成詞惡有數者之患此尤中今日詩人之膏肓矣

明人李廷彥獻百韻詩于一上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惻然憫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此廷彥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屬親切耳上官笑而納之王齊宗爲大原掾高才不羈好詞嘗作青玉案望江南小詞以嘲帥與監司監司大怒責之

齊宗應聲答曰某居下位常恐被人讒只是曾填青玉案何曾敢做望江南請問馬初監時馬初監者適與齊宗並坐惶恐亟自辨訴既退詰齊宗曰某舊不知子乃以某爲證何也齊宗笑曰且借公趁韻幸勿多恠皆大可笑事又王荆公戲取人姓字倒用爲句云馬子山騎山子馬馬給事字子山山子馬穆王八駿馬名久之人對曰錢衡水盜水衡錢時錢某爲水衡今因謝曰止欲作對實非盜也見貢父詩話尤可絕倒也

東軒筆錄程師孟知洪州於府中作靜堂自愛之無  
日不到作詩題於石云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  
點燈來李元規見而笑曰此乃是登溷詩乎遜齋閑  
覽錢昭度咏方池云夜深卻被寒星映恰似仙翁一  
局碁人笑曰此正謂一局黑全輸也荆湖近事張仲  
達詠鷺鷥云滄海最深處鱸魚啣得歸張文寶讀之  
曰佳則佳矣爭奈鷺鷥脚太長也秋苑雌黃石敏  
若詠雪有燕南雪花大於掌冰柱懸簷一千丈之句  
豪則豪矣安得爾高屋耶古今詩話韋楚老詩云十

幅紅綃圍夜玉十幅紅綃爲幙不及四五尺如何伸  
足右雜見於詩人玉屑中拈出以資解頤  
模糊作糝爛漫作漫徧考字書從無此字蓋因糊從  
米爛從火糝漫左文從而訛耳模樣俗作樣樣音象  
木名亦因模字而誤也蓑笠作蓑斟酌作斟規矩作  
規皆同弊也焦氏筆乘俗於聯字有因上誤下者有  
因下誤上者駟僮誤以僮从馬作驢鬚訛誤以鬚从  
齒作齧蹴鞠誤以鞠从足作踰此類甚多皆一時趁  
筆之誤後多沿其失而不攷耳是亦不可不知也

謾音縮謾謾松風清肅之貌世說世目李元禮謾謾如勁松下風是也近日詩客咏松壽人訛作稷稷比皆是音義俱別不知何謂或曰松高貌瞽說耳蓋童蒙之時因詩材之書承鹵莽之弊遂不知改也如銜孟用含字亦然雖諸老先生往往襲謬是故余為童生教詩併糾字畫之謬必審示其正體若苟訛以傳訛及長則一成而不可變也

南宋時閩中鄭昂者假東坡名作老杜事實一編其所引事皆無根據反用杜詩見句增減為文而託為

古人語謂之偽蘇註今千家註蘇曰者是也朱子文集詳辨之洪容齋嚴滄浪劉須溪馬貴與楊用脩等亦力辨其妄然猶襲謬不已誤後學殊甚余見明一統志載梁何遜為揚州法曹咏解舍梅花正瓊山故事成語考舉晉阮孚囊空羞澁之語淵涵類函亦並載之此皆不省偽蘓捏造誤取為故實耳頃讀焦氏筆乘曰杜詩有就用成語為句者不今桃花紅勝錦用漢李夫人不今桃花惱人病眼詩卷長留天地間用魏劉楨將此卷長留天地間明年此會誰能健用

晉阮瞻明年此會知誰是強健文采風流今尚存用  
羊祜想其風流文采宛然尚存昏黑應須到上頭用  
隋常琮對煬帝問到寶山之語其餘猶舉十數件喜  
以為得異聞不知皆偽蘇妄語也夫如何遜阮孚等  
猶借古人之名至梁張褒隋常琮併人名亦杜撰之  
而斯文鉅公如瓊山弱侯尚受其欺如作唐詩訓解  
者不足責矣

清河書畫舫有張某不負碧山樓記取偽蘓張褒碧  
山不負吾之語尤可笑也

劉禹錫蘓州詩春城三百九十橋夾岸朱欄隔柳條  
杜牧江南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烟雨中十  
字作忱音吳越方音蓋語急故以平聲呼之二詩在  
其地所作故就而用其音蓋亦以滑稽行之耳故江  
南詩人則不敢平用慎其襲鄉音貽笑大方也斯知  
用方言叶音但遊其地姑為戲可爾若他處不可槩  
用陸龜蒙詩蜀酒時傾甌吳鰕徧發坭自注甌瀟蕩  
反從蜀呼亦是也豈可於他方強用此音乎蔡寬夫  
詩話曰詩人用事有乘語意到處輒從其方言用之

者亦自一體但不可以爲常耳吳人以作爲佐音韓退之方橋詩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是用吳音也如淮楚之間以十爲忱音故白樂天有云綠浪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亦蘓州作不知當時所呼通爾老學菴筆記曰汴京里巷間人謂十爲謔宋文安公宮詞云三十六所春宮館一一香風送管絃鼉以道詩亦云煩君一日殷勤意示我十年感遇詩則詩家亦以十爲謔矣此皆明就其地用方音可以戒孟浪借口者也留青日札曰蓋

十當音旬古人以十日爲旬故如此讀牽強曲說耳凡一題而賦數首者不唯宜各換意境亦須格局變化不肯雷同譬如觀演劇每齣改觀若篇篇體裁同一機軸略無變易令人欠伸耳觀少陵秋興八首何將軍山林十首首尾布置有起有結每章各有主意或賦景或寫情錯綜變化用正用奇不可方物也余最愛王弇州衛河八絕爲人講以諭之蓋一張一弛寬猛相濟雖伎藝亦然

一聯賦景一聯寫情最律詩正法若通篇疊景久變

化手段不善詩矣李夢陽曰疊景者意必二濶大者半必細此最律詩三昧如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前景寓目後景感懷也如詔從三殿下碑到百蠻開野館穠花發春帆細雨來前半濶大後半工細也唐法律甚嚴惟杜變化莫測亦惟杜此訣亦不可不知也

詩忌犯同字然義不同不為重複謂之傍犯劉禹錫贈樂天第三句雪裏高山頭白早第五句于公必有高門慶自註高山本高于門使之高二字故殊古之

詩流曉此蓋恐後人嫌兩用高字故言上高字是高低之高下高字則擡高之高然俱音居勞反但其義微異便與別字同矣若音義並異者或一句中複用宋之問禁靜鐘初徹更踈漏更長羅鄴愁上中橋橋上望是也或韻中今押李嶠咏雪頸聯地疑明月夜山似白雲朝落句大周天闕路今日海神朝孫逖寒食有懷京洛起頭天津御柳碧遙遙軒騎相從半下朝結尾坐見司空掃西第看君侍從落花朝陸游柯山道上起聯道路如繩直郊園似砥平落句江村好



時節及我疾初平。但如樂天渭村退居詩。少睡知年長。端憂覺夜長。韓稚圭九日詩。年來飲興衰難強。漫有高吟力尚強。一聯句脚並押。恐不可法也。又項斯詩。疎放長如此。何人長得尋下長。自註去聲。二句俱於第三字並用。亦恐未穩也。

東坡送江公著詩。忽憶釣臺歸洗耳。又云。亦念人生行樂耳。自註二耳義不同。故得重用。然同音重押。抑不可以爲常也。王右丞徐太師挽詞。起聯功德冠群英。彌綸有大名。領聯就第優遺老。來朝詔不名。亦如

禹錫兩用高字之例歟。又上張令公排律。步簷青瑣闥。方憶畫輪車。市閱千金字。朝開五色書。致君光帝典。薦士滿公車。車字重押。公車爲署名。故不妨歟。然至如奉和聖製送朝集使第六句。褰帷向九州。結句垂象滿中州。則全無別意矣。盧照隣長安古意。別有豪華稱將相。轉日回天不相讓。意氣由來排灌夫。專用重押歟。抑或趁筆之誤耳。詩人王肩歷舉重押之例。文選古詩凡十杜詩。韓詩各九。因謂詩人如此。疊

用韻者甚多皆意到即押耳然以余觀之皆是古人失點檢處學者藉爲口實做顰之過矣

李逢吉送令狐楚七律下半云獨憶忘機陪出處自憐何力繼翻飛那堪兩地生離緒蓬戶長扃行旅喧去何字僅五字使用那字王績排律第三韻經移何處竹別種幾株梅第五韻院果誰先熟林花那後開亦何那複用李攀龍春色那堪愁裏望緘書何意病中聞一聯中對用又李賀病骨猶能在人間底事無何須問牛馬拋擲任臬盧白居易孔窮緣底事顏天

有何事亦底何複用蓋不妨也

同訓字見一句中如李白孤雲獨去閑懸知樂客遙李涉永夜長相憶許渾路遠遙相認賈島桐竹遠庭匝白居易溪繞妓堂迴乍到忽如歸岑參俯聽聞驚風劉禹錫作佛幾時成員南溟年和知歲稔僧貫休祇應唯道在杜甫天宇清霜淨礎潤休全濕柴門空閉鎖松筠江閣邊賓許爲迎雲物不殊鄉國異孟浩然向夕波搖明月動劉長卿却使容華翻誤身薛能峨眉乖約負支郎李紳苛政尚存猶惕息李山甫玉

桂影搖烏鵲動。劉滄一點青山翠。色危元稹老去那  
能競。底名山遙遠。樹纔成點。白居易時呼張文煥。殷  
兄非因斜日無由見。段文昌正與休師方話舊。朱慶  
餘解到上頭能幾人。張祜妃子偷行上密隨。李高隱  
况是難逢值臘中。杜牧投轄暫傳留。酒客許渾夢裏  
還家不當歸。褚載衣濕乍驚。霑霧露皮日休。醉鄉無  
貨没人爭。陸龜蒙真仙若降如相問。老檜成雙便作  
門僧皎然。柳巷任疎容馬入。齊己閑居祇是但焚香。  
翁卷看松見鶴來。張耒旅枕無眠客夢勞。綠葉陰陰

護翠枝。歐陽脩繞郭雲烟匝。幾重蘓軾獨憑欄。檻倚  
崔嵬湖上青山翠。作堆楊萬里倦喚胡床小。住些范  
成大鶴鳴喚歸斗未沒。姜夔看見鷺黃上柳條。潘耒  
不止但爭三十里。王琮絕憐寒景太蕭條。王穉登雨  
暗湖昏不繫舟。趙汝樓觀憑空倚。玉臺皆似覺意重  
要不害於理。抑亦可見其所指義各有別矣。班史谷  
永曰陛下當盛壯之隆。枚乘曰馬方駭鼓而驚。杜延  
年曰晉獻被納。謗之讒。申生蒙無罪之辜。漢人文章  
亦有如此下語者。未必爲贅也。但梁元帝詩斜陽落

高春既言斜陽復用高春頭上安頭不啻贅也至於  
謝莊夕天霽晚氣輕霞澄暮陰一聯中三見晚意無  
乃明人謔語所謂關門閉戶掩柴扉一個孤僧獨自  
歸乎如謝靈運曉聞夕飈急晚見朝日暎沈約夕行  
聞夜鶴晨征聽曉雞揚用脩辨其似複非複吾未敢  
以爲然也

揚誠齋詩話載孫仲益作上梁文云老蟾駕月上千  
巖紫翠之間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周茂振曰  
既呼又嘯易嘯爲響此宜鑒也

用事失照管貽笑不小故雖爛熟亦須檢看西清詩  
話云用事雖了在心目間亦當就時討用則記牢而  
不誤端格言也李義山爲詩文座上書冊排比滿前  
以資考用時人謂之獺祭魚揚大年爲文章所用故  
事常令子弟諸生檢討出處每段用小片紙錄之文  
既成則粘綴所錄而蓄之時人謂之衲被歐陽永叔  
爲文雖至熟故事亦檢出處然後下筆黃魯直亦自  
言每作詩文不厭檢閱余嘗以爲名匠製作縱手揮  
霍取諸腹笥而已不如我輩每作一詩一文必將此

題之書籍無所不搜焉及見四君子之勤亦未必為  
羞也

晏子以二桃殺三士事本荒唐後人演為梁父吟尤  
無意味而武侯好吟之殊不可解也蓋古詩有梁父  
吟者想亦採薇歌之類故武侯好吟之以遣時世之  
感後世亡其辭只傳其名爾於是好事者取晏子春  
秋事偽作以欺世也或以為武侯自作讀書之不精  
耳傳文明言好為梁父吟其為古歌審矣彼其出師  
二表之手雖吟嚙中豈作如是惡詩哉

王元美寄余德甫詩身在青氈偷不惜酒酣黃犢坐  
何妨此用王荆公眠分黃犢草坐占白鷗沙之句歇  
後語也左祖明詩者絕不見宋詩故是等句盲然不  
能解也然直以黃犢為草亦英雄欺人耳

佩文韻府往往間雜叶韻或取仄音為平聲西人但  
以朝廷所撰歛衽而莫敢議拈詩韻者不可不辨也  
又典故字面宜審舉出處或只引詩句而已擇焉不  
精語焉不詳連城之瑕為可惜耳

張平子歸田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明指二月謝康

樂因之故曰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言時序四月猶餘二月景象唐人誤刪去猶字而以四月為清和白香山孟夏清和月東都閒散官錢仲文花萼敗春多寂寞葉陰迎夏已清和皮襲美曉入清和尚裕衣夏陰初合掩雙扉是也司馬溫公四月清和雨乍晴亦襲唐詩之誤耳非自溫公始也或曰何遜詩麥候始清和乃謂五月蓋不必指定時節泛言春夏之間不寒不熱之候耳楊萬里首夏即事不寒不熱恰清和是也

西土之俗甚好華飾婦人所居樓率施青漆故謂之青樓後世遂為妓館之稱陳思王美女篇青樓臨大路晉樂府西洲曲望郎上青樓駱賓王帝京篇大道青樓十二重並謂姬妾所居樂府青樓曲亦詠少婦戀夫已後人作此曲竟賦娼女事失其旨矣梁劉邈詩倡女不勝愁結束下青樓殆稱妓居之始李白對舞青樓妓杜牧贏得青樓薄倖名皆專稱北里也蒼謂灰慘色與青綠義異蒼松蒼竹蒼蒼等語皆有黯慘之意故壽人詩忌用之蒼鬢蒼顏並謂老衰之

色尤宜避也詩秦風蒹葭蒼蒼白露為霜釋文云蒼  
蒼物老之狀蓋光澤盡而蒼白也故柳文蠟鞭說燭  
湯以濯之則速然枯蒼然白劉訥言諧噓錄齊主客  
郎中李恕謂盧詢祖曰盧郎聰明必不壽答曰見丈  
人蒼蒼在髣差以自安歐陽詹山中老僧詩秋深頭  
冷不能剃白黑蒼然髮到眉劉克莊心向奏篇尤暴  
白髮因時事欲蒼皤宋景文詩十八年前玷玉堂當  
時綠髣已蒼蒼其義可見已蒼鼠蒼鷹皆謂老物醫  
書格致餘論人之色白不若黑嫩不若蒼是蒼與嫩

反對所以有崛彊之意也聊齋志異九姑之聲清以  
越六姑之聲緩以蒼謂老實也又酉陽雜俎狼大如  
狗蒼色蒼馬蒼牛蒼狗蒼蠅皆因此可類推也蒼蠅與青

蠅別灰色無光最大青蠅深碧含光俗並稱為蠱蠅

春色曰青青謂嫩鮮也秋色曰蒼蒼謂慘澹也謝眺  
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岑參詩秋色從西來蒼  
然滿關中宋人梅花詩北風萬木正蒼蒼獨占新春  
第一芳可見正與青青相反故鬱蒼與鬱葱其義大  
異猶杳之與迥也夜蒼蒼月蒼蒼謂物色不分明猶

云渺茫也。太白詩：愁雲蒼慘寒氣多。柳文：西山記：蒼然暮色自遠而至，並謂含愁黯澹也。陳子昂：野樹蒼烟斷，津樓晚氣孤。蒼烟，生烟也。劉長卿：楚國蒼山古，幽州白日寒。蒼山，寒山也。要之，皆蒼老之義。又爾雅：釋天，春爲蒼天，亦謂其杳靄也。

萬歲之稱，起於周末。當時慶賀之際，上下通稱之，猶自稱朕尊卑共之。宋許觀《東齋記事》：歷舉其語，文繁不錄。自漢以來，始專爲至尊之祝。人臣不得稱萬歲。凡王侯以下，皆稱千歲。庶人則稱百二十歲矣。蓋自

漢武山呼故事，遂獨祝天子，下乃避之也。後漢書：韓稜傳：和帝幸長安，大將軍竇憲來會，時憲威振天下，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明末逆璫魏忠賢權傾朝廷，諛者稱九千九百歲，可見雖竇魏之勢，尚不得犯也。稱謂之兮，其嚴矣乎。金章宗時，禁伶人不得以歷代帝王爲戲，及稱萬歲犯者，抵罪。是大尊壽言，雖戲諱不敢瀆也。如馮異、馬援、王望等傳，中軍士皆稱萬歲，則軍旅之事，爲國家稱



不長言言之曰  
賀也。或因此以爲人臣不嫌稱萬歲，則不解事之甚矣。莊綽雞肋編云：廣南里俗，歲除爆竹，軍民環聚，大呼萬歲，尤可駭也。蓋爆竹呼萬歲，其義效軍中之壽，然猶以爲可駭矣。此方人作壽詞，或不諭其義，動敢稱萬歲，不學之過也。但萬年萬壽，似不妨。陳思王筮篋引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謂賓朋祝我。潘岳閑居賦稱萬壽以獻觴，謂上父母壽，此例頗多，不能遍舉。

故事譚載大中臣能宣人日吏部親王第咏松一座

推稱擅場及還家向父賴基誦之有萬歲之語大被嗔云今世稱國雅宗匠者猶或犯此僭何耶

顏氏家訓云北面事親別舅擣渭陽之詠堂上養老送兄賦柏山之悲皆大失也陳思王武帝誄遂深永蟄之思潘岳悼亡賦乃愴手澤之遺是方父於蟲匹婦於考也舉此一隅觸塗宜慎夫名義之嚴在家庭之間不可苟且也况王公侯伯之際尤宜名正言順豈可率爾下筆乎余爲是事三令五申久矣

李緯尚書故實云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蓋

自伐木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並無鶯字頃歲省試早鶯  
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固無證據豈非誤歟余按  
伐木詩初不指其何鳥也凡鳥朋類相喚者亦多矣  
不獨鶯也然出谷遷喬似謂鶯爾故後人遂以為鶯  
也萱草因詩註北堂而傳會于母高唐雲雨為楚襄  
王事陽春白雪稱寡和之歌凡如是類皆訛以襲訛  
可也

杜詩奉使虛隨八月槎唐彦謙亦云烟橫博望乘槎  
水此蓋唐人所慣用然據史記漢書並無張騫乘槎  
之事張華博物志止載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  
見槎來不失期遂齋糧乘之到天河守慎作荆楚歲  
時記乃附會窮河源與到天河以為張騫事後人遂  
襲其杜撰耳尚書故實記司馬道士承禎白雲車事  
末云至文宗朝并張騫海槎同取入內不知是物果  
為何等殊可怪也  
清人王家駿詩衣因亂疊痕常縞書為頻翻卷不齊  
宛然諸生舍中光景金步元舉詩囊空漸覺錢餘貫

衣敝翻饒蟲滿身抑更甚焉  
明何仲默謂宋人尚不能解唐人詩以之解三百篇  
真是枉事善哉其言之也蓋詩主於性情而宋儒以  
理說故取風人妙義牽強傳會唐賢良工苦心往往  
埋沒理窟矣其解三百篇不免於高叟之固不足恠  
也

蕉中遨頭日祭少陵詩序曰四月十九日浣花遨頭  
日也按譜大曆五年公年五十九春在潭州夏四月  
避臧玠亂入衡州欲如柳州至耒陽暴卒則遨頭之

日疑是忌辰也余院藏公畫像是日設供祭之此說  
臆度失考按蜀記梵安寺乃杜甫舊宅在浣花去城  
十里大歷中節度使崔寧妻冀國夫人任氏亦居之  
後捨為寺人為立廟于其中每歲四月十九凡三日  
衆遨樂于此又費著歲華紀麗譜四月十九日浣花  
佑聖夫人誕日也太守出笮橋門至梵安寺謁夫人  
祠就宴于寺之設廳既宴登舟觀諸軍騎射倡樂導  
前泝流至百花潭觀水嬉競渡官舫民舫乘流上下  
或幕帶水濱以事遊賞最為出郊之勝浣花遨頭由

緣如此少陵之卒在十月之交余詳諸杜律解其證  
尤明文海披沙載陳子昂閬州人州有陳拾遺廟訛  
爲十姨遂更廟貌爲婦人像崇奉甚嚴温州有杜拾  
遺廟亦訛爲杜十姨塑婦人像又以五髭鬚相公無  
婦移以配之五髭鬚者即伍子胥也拾遺之官誤人  
身後如此子昂屈爲婦人猶可獨奈何令子美爲鴟  
夷子皮妻也今以任夫人誕日爲公忌辰祭之不亦  
可笑哉

五雜俎曰牛女之事始於齊諧記武丁之妄言成於  
博物志乘槎之浪說千載之下婦人女子傳爲口實  
可也文人墨士乃習爲常語使天上列宿橫被污穢  
不亦可怪之甚耶余少讀斯語絕不咏二星事老杜  
已自洞曉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  
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朦朧颯然精靈  
合何必秋遂通又紀贊之歌麻固土加斗彌禮土慕  
彌越奴他那巴佗巴速羅爾那氣奈農他迭屢南屢  
遍施皆譏世俗之妄也  
仁齋先生七夕歌左加施羅你他箇伊比速免迭他

那巴佗農古餘比那氣奈遠速羅佗他追羅牟辭婉  
趣幽更優於紀使君信豪傑之士無所不能哉

蠡海錄云天之色蒼蒼然也而稱曰丹霄絳霄河漢  
曰絳河蓋觀天以北極爲標準仰而見之者皆在北  
極之南故借南之色以爲喻五雜俎非之謂天無色  
借日以爲色故稱丹與絳者從日言耳不然彼稱青  
天銀漢者又豈指北斗之北哉余謂此亦以五十步  
笑百步者也蓋丹霄絳河稱其鮮明猶紅泉紅塵之  
紅紫虛紫淵之紫耳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言醉墜井中就  
便安眠也蓋井幸寬廣者賴水淺得不溺井底坐水  
以睡故曰水底眠不以辭害意可也京師森維良豪  
飲無量以篆刻遊四方嘗在讚之丸龜夜醉歸墜橋  
岸有古松臨水橫出繚枝糾輪平如展簟賴爲其所  
承就便熟睡及旦人見大驚喚醒而救之微松幾飼  
魚鱉矣故余贈維良詩有半宵松上眠之句此亦不  
知其樹之狀則謂松上安可臥耶如曲阜勝果寺大  
井圓徑六十丈見元人楊奐東游記措大眼孔不宏

夜舟言言卷四  
所謂蟹螯擬甲營穴以爲凡井皆僅容身故異議紛  
紜真井蛙之見矣五雜俎云武帝如廁見衛青解者  
必曲爲之說此殊可笑史之記此政甚言帝之慢大  
臣以見其敬黷耳若非溷廁史何必書衛青公主馬  
前奴也官即富貴帝狎之久矣北齊文宣令宰相楊  
愔進廁籌武帝之如廁見大將軍亦何足怪石崇廁  
上有絳紗帳大牀茵蓐甚麗兩婢持香囊則帝王之  
廁可知豈比窮措大糞穢狼籍蠅蛆縱橫而不可屈  
大將軍一見乎以說類附錄之亦可以發矣

詩家稱武藏爲武昌武陵尤爲不倫前已言之元人  
携李顧淵白恃才傲物嘗入京獻燕都賦翰長元復  
初不喜曰今大朝四海一統六合一家燕蓋昔時戰  
國名何燕之稱淵白慚恨而歸見輟耕錄夫燕本北  
京舊名然猶嫌之其可以異邦邊疆小邑而稱我  
霸主大都也哉明王鏊修姑蘇志成揚循吉曰志修  
于本朝當稱蘓州姑蘓吳王臺名豈可以此名志乎  
鏊大稱善驟改之其不可亂如是况妄肖漢土擬其  
地名乎

邵康節云富貴如將智力求仲尼年少合封侯世人  
不解青天意空使身心半夜愁蘓文忠公云耕田欲  
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得造物  
應須日千變二詩可作對軸爲合錄之嘗見荊州記  
云宮亭湖廟神能使湖中分風而帆南北亦希有之  
事也

程伊川云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  
此閑言語且如今稱能詩無如杜甫如云穿花蛺蝶  
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此閑言語道出做甚某

所以不曾作詩此與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同一  
沒趣人頭中氣極矣朱子則不然編小學書初取樂  
府杜詩其答劉子澄謂古樂府及杜子美詩可取者  
多令其喜諷咏易入心最爲有益今本無載豈憚煩  
而刪之歟平生與楊誠齋陸放翁吟詠甚多嘗同張  
南軒遊南岳唱酬至百餘篇笑曰吾二人得無荒於  
詩乎又愛僧祖可鼓琴絕句大書刻石于庭真與伊  
川冰炭矣

朱子集中詩題云巢居之集以中有學仙侶吹簫弄

明月為韻既而賦詩者頗失期於是令最後者具禮以當罰乃稍集獨敦夫圭甫違令後至眾白罰如約飲罷又以蒼茫望海路歲晚將無獲分韻熹得將字此其風流可觀也山棲志載朱文公每經行處聞有佳山水雖迂途數十里以往遊焉携酒一壺銀盃大幾容半升時飲一盃登覽竟日未嘗厭倦此亦可以想其雅韻也

五雜俎云爛柯山中有數松盤拏蹙縮形勢殊詭余嘗過之歎其生於荒僻無能賞者又去十數武石碣

表於道周大書曰戰龍松朱晦翁筆也乃知古人識鑒其先得我心若此而必鐫題以表之則今人不能亦不暇也此其風流雅尚亦可見已又見其集云予少好古金石文字家貧不能有其書獨時取歐陽子所集錄觀其叙跋辨證之辭以為樂遇適意時恍然若手摩挲其金石而目了其文義也於是始肱其囊得先君子所藏與熹後所增益者凡數十種雖不多皆奇古可玩悉皆標飾因其刻石大小施橫軸縣之壁間坐對循行臥起恒不去目前不待披篋篋卷舒



把玩而後爲適也。此亦不必以玩物爲喪志。後世道  
學者流不知此趣何耶。

朱子食梨詩珍實渾疑露結成。春葩况是雪儲精。乍  
驚磊落堆盤出。旋剖輕盈照骨明。盧橘漫勞誇夏熟。  
柘漿未許折朝醒。啖餘更檢桐君錄。快果知非浪得  
名。本草謂梨爲快果。盧橘夏熟。見蜀都賦。柘漿折朝  
醒。見漢禮樂志。余嘗抄錄示人。曰。此宋人詩。試料誰  
作。咸曰。形容之妙。結構之巧。非陸放翁則揚誠齋。余  
曰。乃朱文公先生也。衆未肯信。出集本示之。舉座矐

若楊大年梨詩。繁花如雪早傷春。千樹封侯未是貧。  
漢苑謾傳盧橘賦。驪山誰識荔枝塵。九秋青女霜添  
味。五夜方諸月溜津。楚客狂醒嘲已解。水風猶自獵  
汀蘋。亦爲時膾炙。可謂聯璧矣。

朱子雨詩。孤燈耿寒焰。照此一牕幽。臥聽簷前雨。浪  
浪殊未休。直是王右丞佳境。又醉下祝融峰作。我來  
萬里駕長風。絕壑層雲許盪胸。濁酒三杯豪氣發。朗  
吟飛下祝融峰。讀之令人盪胸。不意朱子而作此。放  
膽豪吟。若匿名示人。疑李謫仙作。不然。決爲明李何

李王輩詩矣

山崎闇齋詠秋鶯云居諸代謝四時中霜染林園復見紅忽有金衣公子至秋風聲裏聽春風此翁滿腔子皆頭中氣不意有若雅咏也然集中唯此一首其餘無復足觀者

劉宋劉顯父人稱爲劉郎劉禹錫玄都觀詩自稱曰劉郎本此蓋以其爲道觀桃花擬天台仙女之居以劉晨再入天台言之故特用郎字郎猶壻也杜牧赤壁詩周郎亦取曲有誤周郎顧之語以襯二喬之句

唐人之詩主於性情以滑稽出之所以爲妙也

方秋崖深雪偶談云本朝諸公喜爲議論往往不深論唐人主於性情使雋永有味然後爲勝杜牧之赤壁詩折戟沈沙鐵未銷細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許彥周不諭此老以滑稽玩弄每每反用其鋒輒雌黃之謂孫氏霸業係此一舉宗社存亡生靈塗炭皆置不問只恐捉了二女可見措大不識好惡豈非與癡人言不應及於夢也余最愛竇庠新入諫林喜內子至一絕一日悲歡見孟

光十年辛苦伴滄浪不知筆硯緣封事猶問傭書日  
幾行使考周評此則以竇氏內為不解事婦人矣此  
在當時尤藥石之言也如太白蘓臺覽古亦唯思西  
施而已彥周不譏之何耶元未張士誠部將呂珍守  
紹興參軍陳庶子賦詩寄之云見說錦袍酣戰罷不  
驚越女採荷花呂倩人誦罷忽大怒曰吾為主人守  
邊疆萬死鋒鏑間豈務愛女子而不驚之耶見則必  
殺之癡人前說夢有如是狂悖不徒可笑也  
揚升菴云大抵人自情中生焉能無情但不過甚而

已天之風月地之花柳與人之歌舞無此不成三才  
善哉其言之也何必絕欲忘情漠然如仙佛而後為  
君子哉靖節寂寞東籬有閑情一賦廣平詠梅花不  
害其心似鐵情之不可以已哉今道學者流纔說著  
情便欲努目吾不知其何謂也

清人王敬亭見袁倉山示過古墓詩袁不覺其佳王  
曰君且閉目一想余前言瞑坐觀想詩境抑何暗相  
脗合耶

咏物詩題前陪筆起得突然題後餘波結得悠然的

是好詩李東陽麓堂詩話云唐律多於聯上著工夫如雍陶白鷺鄭谷鷓鴣詩二聯皆學究之高者至于起結即不成語矣如杜子美白鷹起句錢起湘靈鼓瑟結句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豈易得哉學者必知此訣斯可以言詩矣

贈答詩賦與子姪門生書號名如山谷庭堅是也朋友書姓名拜尊長用再拜古人以再拜為敬之至君父之尊亦止再拜漢魏表文皆書誓首再拜可見已禮至末世而繁宋明書劄多稱百拜非實禮也然今

公侯於天子大夫士於其君不稱百拜恐為失敬不容不從衆已余於薈瓚錄為詳其說不必一槩執拗可也

呈師詩文書表號先生或稱尊師表號老先生若加姓不敬也凡上尊長皆不稱姓禮也

歐公詩話啗袖中諫草朝天去云進諫必以章疏無用藁之理是一字破綻失名義大矣今人文字末多書某拜稿者夫寄人須謹淨書用藁非禮也稿而拜書又且押印一敬一慢無謂甚矣

唐人宴會賦詩有同用一字爲韻者陳子昂正月晦日宴高正臣林亭凡二十一人皆以華字爲韻重宴凡九人皆以池字爲韻長孫正隱上元夜效小庾體凡六人皆以春字爲韻張九齡送陳學士還江南同用徵字王維瓜園詩同用園字爲韻韻任多少杜甫王侍御高使君同過共用寒字又章梓州水亭同用荷字韓愈送嚴大夫同用南字德宗重陽日賜宴曲江亭因詔可中書門下簡定文詞士三五十人應制同用清字明日內於延華進來又中和節日宴百僚

奉詔同用春字韓文送鄭尚書序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今人專分韻各探一字不復知有是法也

嚴維集有酒語聯句各分一字言限韻各作一聯也宴席餘興時或爲之亦可以盡歡矣

宴會賦詩取古人句分字作家相遇爲之可也諺所謂烏學鷺鷥何其不知量也蓋仄韻供古詩之用非近體所宜也故得仄韻者自非能作古詩手徒苦人

耳夫五七言律七言絕句必押平韻為正若用仄韻  
變體耳故或以古詩格行之說見于前此方詩人尤  
不習側體偶席間拈之勉強辛苦塞責安能得足書  
吟箋者耶故曰徒苦人耳豈待客之禮哉譬如為不  
解茶事者設茶讌以窘辱之可謂惡主人也已

韋應物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言知也李頎歲歲  
花開知為誰李攀龍知它何處是姑蘓俱言不知也  
詩語婉曲自在看他斡旋之妙  
太白別內赴徵歸時儻帶黃金印莫學蘓秦不下機

言勿如蘓秦之歸不下機以迎也弇州衛河八絕夜  
深呼小婦篝燈聽波響呼小婦呼燈也蓋深夜眠驚  
因燈滅呼人則小婦點火以來遂不能復睡而聽波  
響也是等句法此方人所不能也

假對即借聲對以音取對也然非較著者不為也李  
白水春雲母碓風掃石楠花楠與男聲同杜甫次第  
尋書札呼兒檢贈篇第音通第信宿漁人猶泛泛清  
秋燕子故飛飛漁音通魚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  
聞晉水清胡音通狐嶢關險路今虛遠禹鑿寒江正

穩流峽音通堯岑參愁客葉舟裏夕陽花木時愁音  
 通秋雞鳴紫陌曙光寒鶯轉皇州春色闌皇音通黃  
 玉維偶值乘籃輦非關避白衣籃音通藍落花寂寂  
 啼山鳥楊柳青青渡水人揚音通揚吳融自念為遷  
 客方諧謁上公遷音通千馬戴亂鐘嘶馬急殘日半  
 帆紅嘶音通西儲嗣宗水色西陵渡松聲伍相祠伍  
 音通五姚鵠一作栖寓客三見北歸鴻栖音通西李  
 嘉祐映花雙節駐臨水伯勞飛伯音通百耿漳滏浦  
 潮聲盡鍾陵暮色繁潮音通朝賈島佩玉春風裏題

章蠟燭前蠟音通臘雕蟲羞朗鑒干祿貴明時祿音  
 通鹿韓愈眼穿長訝雙魚斷耳熱何辭數爵頻爵與  
 雀通劉滄殘春碧樹自留影半夜子規何處聲子音  
 通紫韓偓直應宣室還三接未必豐城便陸沈陸音  
 通六錢珣臘雪初明柏子殿春光欲上萬年枝柏音  
 通百柳宗元香飯春菰米珍蔬折五茹菰音通孤元  
 稹每想潢池寇猶稽赤族懲潢音通黃司空圖松日  
 明金像山風響木魚像音通象僧皎然周旋承惠愛  
 佩服比蘭薰惠與蕙通蕙軼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

佳處輒參禪參音通三林逋破殿靜披蘆白古齋房  
閑試酪奴春白音通舅尤遂初囊之一錢窮到骨胸  
蟠千古氣陵雲窮音通躬此皆較著者如盧綸寧  
知樵子徑得到葛洪家子音紫洪音黃雀塗讀留侯  
傳翻把壯心輕尺素卻煩高皓正皇儲尺音赤皇音  
黃則迂而晦矣

真假取對謂之借對亦曰活對肅宗推誠撫諸夏與  
物長為春沈佺期靜夜思鴻寶清晨朝鳳京杜甫旌  
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江上小堂巢翡翠

花邊高塚臥麒麟雲斷嶽蓮臨大路天晴宮柳暗長  
春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欲辭巴徼啼  
鶯合遠下荆門去鷓鴣催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樯  
起白鷗王維迴看雙鳳闕相去一牛鳴杜牧拂天聞  
笑語特地見樓臺喻鳧獬豸霜中貌龍鍾病後顏陸  
龜蒙暫來從露冕何事買雲巖許渾風度龍山暗雲  
凝象闕陰白居易歲盡後推藍尾酒春盤先勸膠牙  
湯祥鱣降伴趨庭鯉賀燕飛和出谷鷲元稹朱紫衣  
裳浮世重蒼黃歲月長年悲李商隱此日六軍同駐



馬當時七夕笑牽牛趙嘏桃花塢接啼猿寺野竹亭  
通畫鷁津王建裝檐玳瑁隨風落傍岸鷓鴣逐暖眠  
楊巨源雙闕薄烟籠菡萏九成初日照蓬萊徐夔五  
色龍章身早見六終鴻業數難逾蘓軾磨刀切熊白  
洗盞酌鶯黃陳造百年羊胛熟萬事虎頭癡王操大  
陽過午暗暮雪照人明李曾伯潤色恢鴻業艱難啓  
燕謀陸游掃梁迎燕子插援護龍孫此物何陵替斯  
人乃陸沈揚萬里樓頭吹動梅花曲夢裏猶凝燕寢  
香尤遂初禾頭昨夜憂生耳木德何時却守心方岳

猥擬古人名作政自敢與昔賢抗衡多見其不知量  
耳宋洪邁從孫倬丞宣城自作題名記邁告之曰他  
文尚可隨力工拙下筆如此記豈宜犯不韙哉蓋韓  
文公有藍田縣丞廳壁記今以其題目同之而以爲  
犯不韙其謹厚何如哉服元喬社友有賦秋興八首  
者以書諭改題曰少陵秋興千古獨步李空同輩刻  
意摹擬不能爲優益况吾儕乎夫擬倣之作實奪其  
人僅可爲也不然宜謹避耳其見正相符後生輕薄  
不自知身分動輒敢犯不韙珠玉在側不勝形穢可

不憚也哉

散樂宗師夜過市街有行唱謠曲在前嗷嗷者爲弟子言使之止乎乃戲抗聲未終一句其人即歇蓋恥憚也又有一夫唱曲而來揚揚尤甚弟子請盍復乎曰如彼不能過耳夫不能感人之能事又不自知慙形穢從事詞藝者尤多此癡頑夜郎自大崛彊傲人明人所謂魯般門前掉大斧者鄙語目爲瞽不怕蛇誠可憫笑也已聞諸京人取玉川名蛙放之庭池則群蛙不敢鳴可以人而不如蟲乎

猥擬古人名作政自敢與昔賢抗衡多見其不知量耳宋洪邁從孫倬丞宣城自作題名記邁告之曰他文尚可隨力工拙下筆如此記豈宜犯不韙哉蓋韓文公有藍田縣丞廳壁記今以其題目同之而以爲犯不韙其謹厚何如哉服元喬社友有賦秋興八首者以書諭改題曰少陵秋興千古獨步李空同輩刻意摹擬不能爲優益况吾儕乎夫擬倣之作實奪其人僅可爲也不然宜謹避耳其見正相符後生輕薄不自知身分動輒敢犯不韙珠玉在側不勝形穢可

不憚也哉

散樂宗師夜過市街有行唱謠曲在前嗷嗷者爲弟子言使之止乎乃戲抗聲未終一句其人即歇蓋恥憚也又有一夫唱曲而來揚揚尤甚弟子請盍復乎曰如彼不能遏耳夫不能感人之能事又不自知慙形穢從事詞藝者尤多此癡頑夜郎自大崛彊傲人明人所謂魯般門前掉大斧者鄙語曰爲瞽不怕蛇誠可憫笑也已聞諸京人取玉川名蛙放之庭池則群蛙不敢鳴可以人而不如蟲乎

大丈夫當自立耳徒託於人以傳雖得之君子不貴也今人刊行詩集求序於人假其揄揚以爲門楣有累三四序而不止者何其不憚煩也或附以書牘銜其諛辭不尤醜顏哉傳曰士尚志可不知恥乎

世俗不識字妄稱州爲陽如攝陽信陽無謂尤甚獨伊勢稱勢陽抑有以也蓋伊勢者本此間海浦之名古言凡物促疊之謂今婦人縫衣促幅牽縮復疊者猶以是呼之本州內海渚淺沙平潮浪漪漪疊疊古史所稱神風疊瀾者故取名焉州面海水北爲陽所

以稱勢陽也然不經見於書傳但詩詞中用之耳文章不可用也

唐人李約江南春云江上年年芳意早蓬瀛春色逐潮來勢海以神風稱蓋亦此意謂其風氣淑靈覺從仙境來也諸家考說皆誤余詳諸伊勢雜誌陸雲詩有神風潛駭之語借此用之詩中可也

桑海七里津古稱間遠渡見日本紀人率不知也詩家或以灘稱附會嚴光事以為作料妄矣灘者峽流險難之處豈可稱渡津乎

安濃津稱洞津本出茅元儀武備志曰國有三津薩

摩防津伊勢洞津筑前博多津蓋安濃之音訛讀為

穴見大閤記稱織田信包遂又轉訛為洞已武備志

津俗謂古昔津口灣環如洞故有是名妄矣按詩詞

始用之者寬文元祿間府下處士有加藤延雪者一

名綱字默子好學嫻執文嘗從遊山崎闇齋然無頭

巾氣習士大夫延請聽講以先生稱惜不及半百而

歿著有章菴暇筆五卷足見人品學術中載壽環大

夫無端子七袞詩曰眉壽洞津境南山翠撲襟此其

權輿也伊藤東厓送奧田生序予客歲詣伊勢過豐原館于奧田生家邑隸洞津之府而近焉載紹述文集中奧田生即三角翁士亨其詩文因用洞津門人沿襲遂為通稱矣今則市廛招牌往往書之余亦嘗喜用之後皆改作津城津藩

伊賀府治好事者號為白鳳城傳道帝大友受禪之歲州民獲大白鳥獻之治下有鳳皇村即其所獲之處建元白鳳蓋以是云余喜其嘉名欲用之詩詞此事史書無載又不見于傳記雜說偶見伊水溫故者

寬永中府下市民菊岡沾涼所作序中杜撰斯語若用故實者然乃知州人由是傳謬遂致傳會之說耳恐後人不察相承誤用故為辨之俗本殺法轉輪記叙渡邊數馬復讐事亦沾涼所作大半屬妄誕是物行于世而實事幾亾尤可歎也

此方詩人好用地名以充填塞非所當用而強用之故多不得其所如諺所謂木株接竹燈油點水余每戒之石林詩話曰詩之用事不可牽彊必至於不得不用而後用之則事辭為一莫見安排闕湊之迹余

於地名亦云漁洋詩話曰陳伯璣嘗語余姑蘓城外  
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舫妙矣然亦詩與地肖故爾  
若云南城門外報恩寺豈不可笑耶余曰固然即如  
滿天梅雨是蘓州流將春夢過杭州白日澹幽州風  
聲壯岳州黃雲畫角見并州澹烟喬木隔懸州皆詩  
地相肖使云白日澹蘓州流將春夢過幽州不堪絕  
倒耶此用地名要訣故備錄之如楚國蒼山古幽州  
白日寒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尤可會  
其用法也

王駕社日絕句足稱絕妙好辭但鶯湖山下四字詩  
中無所干涉真贅疣矣且下句有雞豚字則鶯字尤  
宜避也柳宗元破額山前碧玉流亦是同病曾謂唐  
人而有此鹵莽乎然絕無而僅有耳  
雍陶秋來見月多歸思自起開籠放白鷗余選唐詩  
百絕頗嘉而錄之既而覺起句五柳先生通首全無  
關係不知爲何喚出來其爲沒緊要甚於破額鶯湖  
遂斥於孫山外矣

夜航詩話卷之四

Blank columns for text within the main frame.

